

■ 斯人

编者按:近年来,傅振伦、启功、史树青、杨仁恺等文化老人相继辞世,为文化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追思。近日,冯鹏生先生的《中国木版水印概说》列入了《北京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》,在增订版的《概说》中,冯鹏生增加了对启功、史树青、杨仁恺、傅振伦四位老人的回忆文章,此文将分上、下两部分在本刊首发,以飨读者。

日进前而不御 遥闻声而相思

——追忆四位文化老人(上)

冯鹏生



启功先生1981年留影

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——忆与启功先生的点滴事

启功先生逝世于2005年6月30日,寿年96岁。他是名震遐迩的书画家、鉴定家、训诂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,在多学科中都有其真知灼见,业绩彰著,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。尤其是他那种卓犖大气、霁然待人的风尚,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。

认识先生很早,却从未敢前往问学打扰,只是在“无不可”的情况下,也曾冒昧请教。大概是在1978年,先生在中华书局校点《清史稿》。忘记是什么机缘,先生通知我将一篇关于装潢历史演变的稿子送去,帮助定酌。那时我仍属年轻,凭着“气盛”,将稿子送往先生临时工作的地方。当我骑车到中华书局时,先生已在那儿等候。那个时期写的稿子值得请先生斧正吗?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!尽管如此,过了几天,先生竟通知我到他的上乘巷寓所见面。几位兄长陪我到了上乘巷一间狭小的卧室兼工作室。室内到处堆放着书籍和纸张,我们只好坐在先生的卧床边。未等寒暄,先生便伏案翻开了我那篇所谓文章,逐字逐句地念,随之以铅笔改译,当看到书画形式沿革的段落时,先生说:“立轴条幅画,唐时已经定型,不是有杜甫为王宰山水图的题诗吗?杜哉昆仑方壶图,挂君高堂之素壁”。当时的书画形式,并不完全是横卷。”在座的几位都被先生顺手拈来的诗句所折服。因稿子冗长,先生边看边改后,已近午饭时刻,我们几个起身告辞,记得当时都没说声谢谢的话,先生反倒有些歉意地说:“到吃饭的时候,走吧!”接着他又像哄孩子见面给些糖果似地说:“等等。”先生忙挑选

了一幅法书,援笔即题了上款,随之又卷起10多幅他的字说:“这是最近写的,送给孩子们的老师,他们会喜欢。”我惭愧地接了过来。因为赐我的那幅墨宝有上、下款,先生过于自谦,故而一直置于书橱,30年之久从未张挂。后些年我懂得了,知道先生是画家,必然要经营勾勒、皴染;知道先生是书家,必然要临池磨墨,凝神于扬波折节,中



朱竹映霞(1994年) 启功

规规矩矩;知道先生是鉴定家,必然要精研历代书画,查阅古籍,然后铸成黄钟大吕之音;知道先生是名震遐迩的学者,必然要考虑得落笔,抑引随时,变通适会而构著鸿篇;知道先生是训诂家、文学家、教授,必然要斟酌讲义,准时课习子徒;况且些年启功先生又肩负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、中央文史馆馆长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等要职,必定诸事繁多,时间极为宝贵,故从末有名为“看望”,实为“打扰”的举动。但凡经过我向先生索取“赐墨”或题写书名堂号的,我多是便中请人代办,且——应愿。记得1986年的一天,先生倒转来一幅写给我的法书,诗意含蓄,并有题记数行。经反复咀嚼,方领悟到其诗是旨在鞭策我于事业上应图精进,其边题褒责有之:“我曾有出语不当处,应自省”,反映出了先生对人的真淳之意;所指我的“擅长”则言之有过。故此幅也未

曾敢于示人,也只是摺叠着置于书架20多年矣。

如今回想起来,我烦劳先生所做的事情太多了,不知耽误了他多少宝贵时间。即是在“稿酬”通行的情况下,凡我托办的事情,并没给过一次报酬,我也尚无一杯热茶敬给先生,反倒让先生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。先生病中,多次批随他人去医院看望,总是唯恐“添乱”而作罢。虽多次请人带去祝愿,但在启功先生仙逝三年后的今天,尤感深深的愧疚和忏悔。前辈未振庭曾为我书联云:“一贵一贱交情乃见,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”先生卓然不同,对于弱小的求助者,总是投以一腔的热情。先生旅途漫长,艰难坎坷,有沉有浮,但能心胸坦荡,意气峻爽,宏著等身,吐纳自深,酌处万机,适度得宜,令人仰慕,堪称学界之楷模。揣其成因,我认为恰如宋王安石云: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

“竹才生便直,梅到死犹香”——怀念史树青先生

史树青先生是一位博学、执着、坦诚、率直,令人尊敬的老人。因为他知识面广,所以对于一些他人难以涉及的问题的研究,他都视为己任,探踪索隐,取精用宏,直至讲深说透为止,显示出了强烈的敬业精神,堪称文博界的知识支柱。

先生寿年86岁,于2007年1月7日逝世。我认识先生已是70年代末,那时为山西应县木塔发现大批辽代文物,成立了应县木塔文物整理小组,先生任组长,我也忝列为小组成员,故能有幸经常随他和傅振伦、张畅耕、郑恩准诸先生整理刻经、写经、绘画等。这批文物是研究辽代历史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的第一手资料,极为珍贵。因为是在塑像内发现的,秘藏800年间,屡经鼠患,部分经卷、画幅已残断酥裂,有的撕成碎片,有的糜乱成团,故而需要清洗展平碎片,依经文校核复位,逐字句地相字形,鉴纸质,量磕口,进而修补成卷,逐一考定经名画名,释读内容,编写叙录。在这大量的工作中,史先生总是先说出自己的修复方案、研究思路,引导大家各抒己见。后来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辑成《应县木塔秘藏》巨册,由文物出版社见样,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在数年的研究过程中,史先生所显露出的大学者风度令人钦佩。正如前辈冯其庸先生在《怀念史树青先生》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:“史老不仅仅是一位著名

历史上以烹任为职业者,大多以男性为主,《周礼》所述周王室所配备的庖厨人员近两千,而直接从事烹调的女性却一个也没有。以男子为主从业厨事,不仅中国古今均如此,在世界似乎也已成通例。不过在中国唐宋时代,却曾出现过较多的女厨。不论在酒楼茶楼,还是在皇宫御厨,都有从业烹调妇女的身影。有幸能为皇上烹调的称为“尚食娘子”,为大小官吏当差的则称为“厨娘”。

使用厨娘在当时成为一股不小的浪潮。这浪潮在京郡涌起,远远波及到了岭南。唐代房千里在岭南做过官,他所写的《投荒杂录》便记述了岭南人争相培养女厨的事。他说岭南无论贫富之家,教女都不以针线为基本功,却专意培养她们下厨做饭的本领。如果一个女子能做得几盘好菜,那便是一个“大好女子”,有时婚聘时讲的条件,也是以厨事为优。尽管是“裁剪补衲一点也不会,可是治水蛇黄鳝却一条必胜一条”,这样的女子是不愁嫁的。

《同奇类林》说,宋代太师蔡京有“厨婢数百人,庖子十五人”。《清异录》则说,唐代宰相段文昌,家厨由老婢祖传掌管,老婢训练过上百名婢女,教给她们厨艺,其中九人学得最精。官僚们的家厨有这么大的规模,饮饌之精,可以想见。从另一方面看,唐宋女厨似乎较受重

的鉴定家、学问家,而且是一位胸怀坦诚,绝无城府,真正的纯真的人。”史先生往往在阐述一种观点时,只论事,不论人,直言坦陈、观点明朗、毫不造作,具有那种令人敬重的“千首诗倾万户侯”的凛然气概。但他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的。整理小组有时在饭店活动,每当开饭前,先生总是先嘱咐经办人说:“不要乱点菜,吃顿饭就行啦,国家的钱要节俭。”

先生在研究学问方面,具有严谨谨慎、一丝不苟的作风。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,他就木塔发现的12卷《契丹藏》的重要性说:“就全藏的雕版而论,当属《开宝藏》为最早,惜现存仅是残卷,还有人说过一些残卷,亦属崇宁、大观(1102—1110)年间重印。现在推知《契丹藏》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间开始雕造,尚属国内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,极其珍贵。多年来,学者们未睹实物,都在翘首企盼,所以我们要准确无误地将这些经卷的原貌、特点表述出来,公诸于世,这对于研究辽代经济、文化、科技等都有重大意义。”又如他发表在1986年第6期《文物》上的一篇《应县木塔佛容寺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》,文中先生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,大都是写在了卷子的正反两面,残损严重,这些文字缺头少尾且笔迹潦草,又无句逗,乱如天书,很难释读。史先生对这些残经断本逐一考证,释读原文,明确内容,然后分别判定哪本属讲经文,哪本属讲经念诵,哪本属何经的变文俗讲,哪本属类似后来的白话小说,哪本属五言、七言唱词等等,都厘定得清清楚楚。先生为证明这批文物的重要性,还以此与敦煌发现的各种俗文学本子进行对比,得出结论说:“这次木塔发现的辽代讲经文、变文、俗曲等,不论内容、仪式,都可看出唐、辽时期寺院的俗讲基本无大差异。”诸如上述,那些学问都很窈窕,而先生都能弄清来龙去脉,显示出了他深厚的学养,有几人能与之比肩?

凡是比较了解史先生的,无不赞赏他对文物事业那种无限热爱、忠诚的精神。记得1990年前后,他嘱我一定要做好一件事:山东即墨县发现一幅明代的重彩人物画,画面人物的脸部,在“文革”中被红卫兵以墨汁涂盖。有一天,先生通知我到历史博物馆一趟,商讨去污办法。此为绢本,墨已浸入绢缕,如何去净?我有难色。但先生却决言说:“类似这种情况的有一批,被糟蹋得面目全非,如不设法修裱,已如废物。这批文物比较重要,你去试试,只能修好,不能搞坏!”先生的责任感感染了我,只能遵着先生的宣言,将画携回摸索去净。过了些天,当先生看到画上的污墨已除,画面焕然,神形毕现,非常高兴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寄来一册《人民中国》杂志。原来先生请人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其事,并刊发那幅画修整后的照片,以示对晚生的勉励。在随先生整理辽代文物期间,为了弄明白一些佛画和经扉画的表现内容,就必然要找些不易找到的参考书籍。当时已过花甲的史先生从不摆出大学者的架子,需要查书,他就带领我们几位后学多次到图书馆查找,并随时为我们讲述使用工具书的便捷方法。和他在一起,总觉得像沐浴着和煦的阳光。

先生可歌可颂的事例,枚不胜数,种种事实说明,论学识,他广博深厚;论处世,堪称风范;论品高,他率直赤诚,浩然无瑕。宋人黄庭坚诗云:“竹才生便直,梅到死犹香。”史先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。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员、特聘教授,装潢史及雕版印刷专家,书画鉴定修复专家。见报文字有结构调整和删节。)

山东即墨县发现的一幅明代重彩人物画,在“文革”中曾被以墨汁涂盖,两图为修复前后的对比。



山东即墨县发现的一幅明代重彩人物画,在“文革”中曾被以墨汁涂盖,两图为修复前后的对比。

宋时厨娘好风光

王仁湘

了。待到将厨娘抬到府中,人们发觉她确实不同于一般庸碌女子,红裙翠裳,举止文雅。太守大喜过望,第二天便请厨娘展露本领。厨娘随带着璀璨耀目的白金餐具,至如刀砧杂品,一一精致。厨娘换上围裙围裙,挥刀切肉,惯熟条理,有运斤成风之势。做出的菜品馨香脆美,清新细致,食者筷子举处,盘中一扫而光,纷纷说好吃好吃。

厨娘的手艺得到来宾的交口称赞,太守脸上平添不少光彩。宴席圆满结束,厨娘还要做一件大事,她对老太守说:“今天是试厨,您也非常满意,但照规矩得给我犒赏。”说着还拿出一个单子给太守看,单子上说每次办宴会,要支赐给厨娘绢帛或至百匹,钱或至二三百。太守不得已勉强照数支付,但私下里却叹着气说:“像我们这样的财力单薄,这样的筵席不宜经常举行,这样的厨娘也不宜经常聘用。”没过两月,太守就找了个理由将厨娘“善遣以还”。

办一次宴会,要讨一次赏,

■ 轶事

大盛魁是清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内蒙古商号。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归化商业集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群,出现的年代迄今已超过300年,它以归化(今呼和浩特市)总号为枢纽,分号遍布全国各地,建立起集商贸业、金融业、运输业为一体、联动互进的大财团,极盛时员工多达8000余人,并完善了一整套在当时堪称先进的经营管理机制。难能可贵的是,大盛魁的股份制不是向外国人学来的,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,是完全民族化的。

规模庞大 运转灵活

大盛魁是康熙年间由山西太谷、祁县的3个贫困汉王相卿、张杰、史大学通过做随军生意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。到清中后期,大盛魁已成为杀虎口、归化、恰克图、科布多、京津、汉口占据垄断地位的商贸集团。清后期,大盛魁在组织和营业的分工方面大致分4个部分:金融业(钱庄、票号、印票)、日用百货(丝绸、棉布、铁器、药材)、畜产品(牲畜、皮毛)、饮食服务业(茶叶、冻饺、货栈、养驼)。

当时的大盛魁是客户需要什么东西,它就经销什么商品。比如,蒙古王公贵族每年要进京城晋见,大盛魁就有专人为他们做后勤服务,包揽打点支应一切花销。返回时王爷们通常还要去五台山朝圣,大盛魁就经销各种朝拜用的念珠、法器。再比如,内蒙古商队冬天返回经过草原无人烟的地方时,饮食找水十分困难,大盛魁就把羊肉水饺包好冷冻起来以备途中食用——大盛魁在300年前就已生产“速冻水饺”供商人和牧民食用了。

在200多年的历史中,大盛魁形成了十分庞大的组织机构,在内蒙古、北京、济南、上海、杭州、汉口、山西多地以及后来在俄国的莫斯科、圣彼得堡、其他古库伦(今蒙古乌兰巴托)等一些大中城市都没有自己的分庄、分厂、钱庄、票号;在草原上有许多流动贸易的“房子”(即帐篷),还有拉骆驼驮着货物走(蒙古)包串户的销货小组;并在各地开设了许多金融机构和小号。归化城中的总号则是它庞大机构的中枢,指挥调度着所有的分支机构,使之成为一个运转灵活有效的机器。

从性质上看大盛魁是一家典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归化商业集团早在300年前,在管理上就实行了两权分离的模式,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。这也是300年后的今天人们努力在做的事情。

大盛魁的人权与财权全部集中在总号大掌柜的手里,大掌柜有

号事的处置权,对后继经理的任用也有着决定的权力。别家商号的财东是字号赚钱的时候财东按股份分红,字号赔钱的时候财东也要按财股清偿亏损的数额。大盛魁财东则是不管字号赔赚,他们照例分红,并不承担任何风险。

分而不乱 统而不死

大盛魁的分支机构和小号数量非常多,但在账目上它们都单独核算。投资方式也是不拘一格、灵活多样,既是统一于归化总号,又是相对独立的,赚了钱有总号的份,赔了钱则自负其责。

大盛魁的许多分支机构并不冠以大盛魁的名义开设,而是由大盛魁出资作股东,另聘掌柜经

大盛魁——清代最大的内蒙古商号

高春平

此外,“职员放假回家不得于财东家闲坐”,以防某些号员为一己私利与财东勾结干涉号事,进而破坏经营权独立。字号规定号内人员如遇婚丧嫁娶和其他喜庆,由字号统一庆贺送礼,职员不得相互送礼,以防号员拉帮结派,结党营私。触犯主要号规者,不论资历深浅、地位高低一律开除。号规规定财东只能在结账期间行使他的权力,平时字号不接待财东食宿,也不借给财东钱物。财东不得随意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做事,不得对外代表字号。字号不接受财东的子弟进号学徒。

大盛魁的经营就是靠这些颇具现代色彩的管理机制来实现的。但随着清末沙俄在边疆地区侵略活动不断扩大,大盛魁的营业颇受影响,日见萧条,逐渐淡出视线,结束了它的历史神話。然而其对市场的探索、开发等丰富经验,严密有效的管理办法等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。

■ 文摘

这批画像砖刚刚公布时,曾迷惑了一些资历很深的研究者,认为画中绝非婢女之流。但她们确实就是厨娘,就是廖莹中描述的体态婀娜、精明洒脱、身怀绝技的宋代厨娘。

(摘自《中华文化画报》2009年第1期)



宋代厨娘画像砖拓图